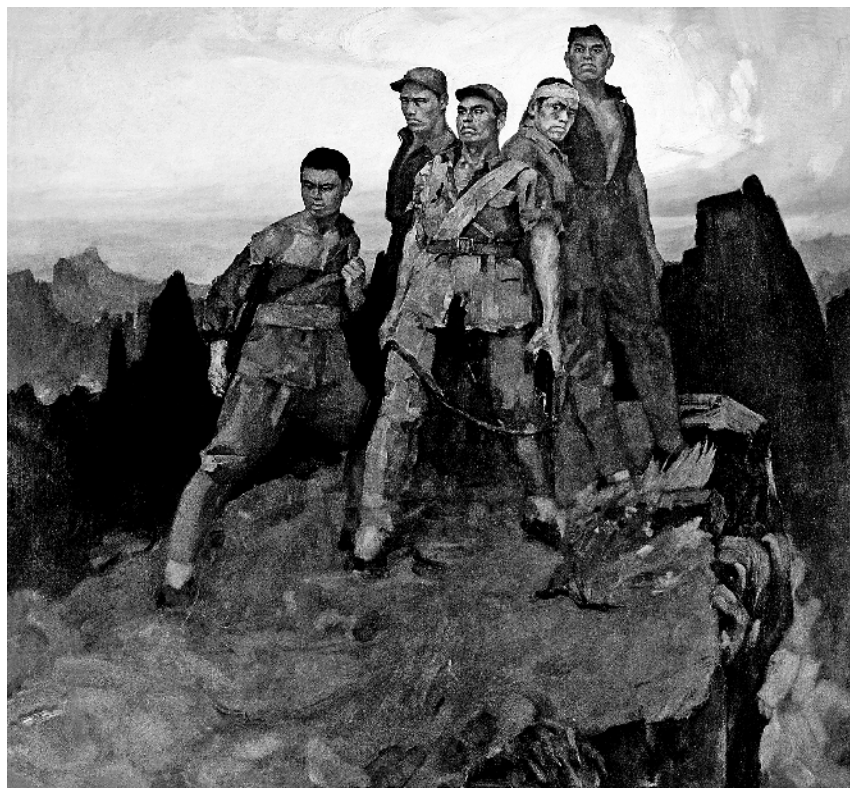


屹立于天地间的纪念碑

——油画《狼牙山五壮士》赏析

■刘红



《狼牙山五壮士》(油画) 詹建俊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崇高感。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画家采取油画写意的表现手法。笔势雄健奔放,凝练概括,刀劈斧砍一般雕塑式的油画肌理,让5位战士的造型威武雄壮,如钢铁铸成,似泰山耸立。人物表情凝重果敢,特别是中间的战士和他身旁两位战友的表情尤为传神。他们眼中透射出的怒火仿佛要把敌人烧光,边上的小战士拉开架势,稚嫩的脸上露出以死决战的刚毅。此刻,爱与恨,动与静,虚与实,刚与柔,在画家凌厉恢弘的笔势下,在精心构造的审美意境中,有秩序、有层次、有节奏、有韵律地徐徐展开,豪迈、高亢、雄浑。一息尚存,战斗不止,那种大无畏的血性胆气,凝聚成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从画面中喷薄而出。

在空间处理上,这幅作品通过精妙的透视关系、独具匠心的空间安排,呈现出一种立体的画面感觉。英雄脚下的山石,坚实、厚重、硬朗,沧桑中风骨毕现,加上纪念碑式的构图,给人以崇高伟大的审美感受,很好地衬托出英雄视死如归的形象。

画作色彩语言虽然是无声的,但它却能够从视觉上激发人们来解读作品。在色彩的运用中,整幅画面采用了幽暗的青铜色调,色彩稳重统一,蕴含变化。远处突兀的山峰,峰峦跌宕,苍山耸峙,显示出直冲云霄的势头,辉映了当时战斗激烈残酷的氛围。上空淡淡的橘黄色调,点明这一事件发生在黄昏。画面中那橘黄中隐现的曙光,山谷中腾起的云气,都像火焰一样在燃烧。这一切都在山体中积聚了一股深厚的待发之力,暗喻了黎明前的曙光,预言革命必将胜利。英雄人物雕塑般屹立于希望的曙光之中,所有蓄积于画面上的力量也在这里得到爆发。

里得到爆发。

作品描绘的事件虽然是悲壮的,但情感、意志、人格力量、崇高理想,在心物观照的瞬间得到凝聚、升华。画家用饱蘸激情的雄奇之笔,将写实表现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以象征的表现手法把这种悲壮转化为精神力量,凸显了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气概。这不仅表现了主题,也体现了画家追求的绘画风格和美学思想,使得这幅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品格,仿佛是一首荡气回肠的壮美史诗,深深地震撼观者的心灵。

詹建俊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著名油画家,也是中国第三代油画家中的代表人物,为中国油画民族化做出了贡献。195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开国展览组织创作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27岁的詹建俊受邀参与。他选择了《狼牙山五壮士》作为创作题材,反复酝酿构思,并多次到狼牙山采访写生。他登上当年5位战士跳崖的地方,刚健险峻的山体,英雄忠魂永恒的精神激荡着他年轻的心,一幅雕塑般的精神在他心中渐渐清晰起来。后来,他又采访了战斗英雄葛振林,并给葛振林作了一张正面和一张侧面的写生,其他四人的形象则是依据相关人员的口述来进行创作的。

“英雄者,国之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英雄身上所体现的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的血性胆魄、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爱国爱民的忠贞气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油画《狼牙山五壮士》饱含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品格。这种精神,让无数革命先烈赴后继,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这种精神,点燃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一代代中华骄子以身报国,用奋斗与奉献诠释担当;这种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继续勇往直前。

一幅经典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画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感觉和油画语言将五位英雄的壮举化作永恒。这样的作品历久弥新,它犹如一座纪念碑,巍然矗立在艺术长河里。

活力军营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隆冬时节的一个周末,记者来到正在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采访。未入营门,先听一阵铿锵有力的歌声传来。循着歌声,记者走进某连野战文化俱乐部,原来是维吾尔族战士尼加提正在教两名战友吉他弹唱。

据该团领导介绍,在自然环境恶劣的雪域高原,为丰富驻训官兵的文化生活,他们在各营连建立了野战文化活动和野战文化俱乐部,作为官兵训练之余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音乐角、棋牌角、图书角……一个个帐篷内形成了文化味十足的特色空间,让驻训官兵在点位上亦可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

忽然间,帐篷一角传来一阵欢快的笑声。十几名官兵手拉手围成一圈,有节奏地跳着,舞姿中带有浓浓的藏族风情。询问得知,领舞者是来自西藏的排长格桑欧珠。和尼加提一样,他也是团里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该团为用好文化场地、搞活文化氛围,专门从各营连遴选了若干位“才艺达人”,让他们充当各个兴趣小组的“教员”,官兵可依据个人喜好自愿参与。另外,为满足青年官兵的喜好,该团还为各营连配备了点歌机、平板电脑、电子书、音响等各类文娱器材,确保驻训官兵学有资源,玩有器材。

在该团某营的野战文化活动中心,记者看到,官兵或在点歌机前放声歌唱,或在跳舞机上欢快舞动,或在投篮机旁一显身手。除了配备文娱设施外,该营野战文化活动中心在功能设置上也别具匠心。影视鉴赏室、书画创作室、心理放松室、乐器演奏室各具特色。此时,一面特别的“官兵心声墙”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只见上面贴满了官兵的心灵寄语、驻训日记等。“把根扎在边关,把心安在高原”,一位署名梁璐的战士写下的心

帐篷里飞出兵之歌

■本报记者 李三红 闫延

语,深深触动了记者。只有置身高原、身在其位,才能感受到这句朴实话语背后的力量。

帐篷外寒风凛冽,帐篷内欢歌笑语。野战文化活动中心又响起了《强军战歌》那熟悉的旋律,久久回荡在雪域高原……

下图:休息时,战士们来到野战文化俱乐部对弈。

李三红摄



精准扶贫的深情礼赞

■杨洪涛

和情感得到秀美的湘西大地。第一幕《风起十八洞》,聚焦农村脱贫攻坚的根本问题和深层矛盾,以对白、歌唱和舞蹈的方式点明主题。第二幕《奋斗》,用现代舞和民族舞相结合的方式,讲述十八洞村干部群众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面貌,开展劳动建设的故事。该剧采用舞蹈语汇,把采山茶、绣苗绣等劳动场景编排其中,生动形象。第三幕《夜空中最亮的星》,用一个支教故事巧妙串联起教育和医疗这两个制约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义务支教的王老师帮助留守儿童小雅重返校园,鼓励孩子们重拾信心、拥抱未来的故事,尤其令观众感动。第四幕《一步千年》,是湖南省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生动写照。“一步千年,旧貌换新颜”,该剧用舞台演绎和

LED大屏无缝衔接的方式,展现村民们扶老携幼走出大山的动人场景。第五幕《幸福山歌》,讲述了奔向小康的十八洞村青年男女脱贫又“脱单”的幸福时刻,用一场欢快有趣的相亲大会,串联起苗寨情歌《马桑树下搭灯台》等作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书写在爱情诗篇里。第六幕《大地赤子》,诉说了黄诗燕、王新法等人的亲属,对这些为扶贫工作牺牲的英雄们的思念之情。原创歌曲《来不及说爱你》情深意切,如泣如诉。尾声《在灿烂阳光下》,再次点明作品主题,让故事的精神内核走向崇高,背景音乐《又唱浏阳河》与开篇的《浏阳河》首尾呼应,让整台演出的艺术表达韵味悠长。

看完全剧,笔者不禁感慨:真实始终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根基与密钥。曾经的十八洞村山高路险、封闭落后,能够代表贫穷的本来面貌、反映脱贫攻坚所面对的艰难。然而,如何把教育、医疗、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先扶志”“两不愁、三保障”等扶贫任务和观念落实到艺术创作当中?如何平衡真实与戏剧、内容与形式、宏大叙事与审美愉悦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作品摆脱说教,化大道理为身边事,让典型事例和英雄人物真正走进观众心里?这些问题都考验着创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大地颂歌》之所以受到观众欢迎,其原因就在于故事真实、情感真挚、表演真切。作品呼应时代关切,敢于直面阻碍农村脱贫攻坚的深层矛盾,进而深入挖掘脱贫攻坚的典型人物形象,还原了生活场景。龙书记等人是成千上万扶贫干部的缩影,十八洞村是贫困地区迎来巨大的真实写照,这其中蕴涵的艰辛与困难、温暖与希望、信心与力量反映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下,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创新是歌舞剧求新、求变的发展之路。该剧并不拘泥于单一的艺术形式,而是广泛吸纳音乐、舞蹈、戏剧、影视、多媒体等多种艺术形式,加上兼具民族风情和现代气息的舞美设计,让整台演出的视听效果颇具沉浸感。作品中,有诉说着生命呼唤的内心告白,有沁润着泥土芬芳的乡谣俚曲,也有澎湃着现代气息的动感舞蹈。该剧在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创新中,顺利完成从时代命题到艺术主题、从真实事例到艺术元素、从日常生活到艺术美感的转换,成为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奔向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生动再现。

左图:歌舞剧《大地颂歌》第一幕舞蹈《开山》。

刘海栋摄

艺术舞台

11月上旬,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大型歌舞剧《大地颂歌》登陆国家大剧院。该剧采取类似章回体、单元剧的形式,以共产党人的信仰之魂,以精准扶贫为主线,以十八洞村的脱贫历程为主线,以扶贫干部龙书记为贯穿全剧的典型人物,为观众奉上了一曲聚焦精准扶贫、讴歌时代精神的深情礼赞。

开场序曲大合唱《浏阳河》,把三湘儿女在精准扶贫道路上的情怀与担当,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吟唱出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旋律伴随着颇具湘西民族风情的舞台视效,把观众的思绪



品悟·传承

■蔡静平

艺境

美学宗师白华曾说,文学是民族的表征。在我国灿烂的诗歌文化中,边塞军旅诗尤为耀眼璀璨,具有十分珍贵的审美价值。历代边塞军旅诗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壮心不已的心路历程,洋溢着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勇敢无畏的高尚精神和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有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边塞军旅诗是对中华民族血性胆气、阳刚勇毅的诗意吟唱,充分展现了崇尚英雄、不畏强暴、不惧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早在《诗经》的《秦风·无衣》中就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之句,意思是自觉遵从国家号令,拿起武器,同仇敌忾,战胜来犯之敌,抒写了将士们在外族侵扰之际雄壮慷慨的高武之风,气势何等豪迈;《九歌·国殇》中也有“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抒写,描述了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歌颂了将士不畏强敌、奋勇争先的勇武之气。

激烈残酷的战斗中,将士们冲锋陷阵,以身报国,透射出军人深挚的爱国情操和勇猛的战斗精神。后世边塞军旅诗中,着力抒发英雄情怀和爱国情愫的作品比比皆是。“晚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李白《塞下曲》),将士们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连睡觉的时候也保持着高度警惕,丝毫不敢懈怠;“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高适《燕歌行》),为了保家卫国,将士们全然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折射出不畏生死考验,甘愿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这些名篇佳作致敬铁血军魂,记录了金戈铁马的生涯,抒发了为国征战的豪情,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文化瑰宝。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明借乐府旧

题写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描写了一个读书士子于边塞,战斗成长的过程。全诗仅40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战斗气氛,笔力雄劲。诗一开始,诗人运用夸张手法,以一个“照”字渲染了边境告急的形势;战争的烽火已照到长安,这自然给人以心中不平静的同感。接着,描述了将领领兵出征的情景,并巧妙地用一个“绕”字勾画出唐军神速挺进、主动出击的场面,但见大雪纷飞,模糊了军旗上的图案;又闻战鼓咚咚,与呼号的风声混在一起,惊天动地;最后一句抒情,“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若能投身行伍,保家卫国是何等光荣!诗作表达了唐代知识分子为国建功立业的心愿,更展现出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王维在七言乐府诗《老将行》中,塑造了一位曾叱咤风云、战功卓著的老将形象。尽管他命运不济,年岁渐老,但在边地烽火重燃之时,他依旧雄心勃发,愿为国立功,“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骏马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明代名将戚继光一生戎马倥偬,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威震敌胆,功勋卓著。他挥笔写下的《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真实还原了诗人南征北战、紧张激烈的戎马生涯,显示了戍边将领保家卫国的英姿和雄风。

历代边塞军旅诗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折射着中华民族蓬勃进取的精神风采,彰显了中华儿女勇毅刚健的英雄气概,反映出军人对战争与和平、牺牲与奉献的深刻思考,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工作生活之余,品味边塞军旅诗歌之美,感悟边塞军旅诗歌之魂,传承边塞军旅诗歌之志,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夯实传统文化根基,弘扬刚健自信的民族文化精神,培育军人血性品格具有重要意义。